

曹沐陽消作品集

慈禧

秘情



沈文龍主編

慈 禧 秘 情

檀 林 著

中國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慈禧秘情 / 檀林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 3

ISBN 7-5059-2985-2

I. 慈… II. 檀…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6483 号

书 名	慈禧秘情
作 者	檀 林 著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缪 力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兴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420 千字
印 张	16 印张
版 次	199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59-2985-9/I · 2251
定 价	22.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我所熟悉的檀林（孙继光）

王鸿谟

我认识檀林许久了。大概是一九七〇年的初夏，我刚从干校回到北京，一天中午，传达室的同志打电话到办公室，说有一个作者来送稿件。我下楼走进传达室，于是初识檀林。他那时候还是个十八九岁的小青年，一张红扑扑的娃娃脸儿，一头黑发，五官端正英俊，有朝气。他身上没有那个年代小青年常有的目空一切的神情，懂礼貌，说话少年老成。

我留下了他带来的写得密密麻麻的一百多个“练习本”。那会儿，正是“文革”期间，出版社刚刚在浩劫中有些起色，要做的工作很多。我是一年之后出差到抚顺，躲在招待所里，才有余暇读那些带有柴油、煤油怪味儿的“练习本”的。我发现，尽管作者还不谙文学创作门道，可已显露出才气。有些作家写不生动的场面，如开会、劳动、求医问药等，他都写得有些特色，甚至引人入胜。后来才知道，他是在黑龙江建设兵团黑土地繁重的劳动之余，点着自制灯具，挤出时间写出那一百多万字的。经我们小说北组研究，决定扶植这个文学苗子，慎重考虑后，与他所在的师团进行了联系。

从那时为一个起点，到他长篇小说《一个女囚的自述》的出版，虽历经近十年，但获得了好评，迄今为止还不断接到读者询问的信件。弹指间已二十八年过去了，他成了我家里经常光顾的常客。我还接待过他的外祖父，八十岁有余的孙纪乾老先生。那是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富有传统老中医风范，言谈坦诚而有学识。从中，我感悟到了檀林严谨而有章规的早期家庭教育和影响，也看到了那祖孙非常亲密的关系，看不到代沟问题，品得出祖孙心领神会的至亲深

情。檀林不仅是个孝子，还是个负责任的家庭长兄。他从外祖父那里继承着系统的中医世家的传统哺养，又经受着其祖母带民族风味的厚爱。那个仅仅粗识文字的老人家，据说是个讲民间故事的能手。她从地上讲到天空，从陆地讲到海洋，从人和动物讲到神仙鬼怪，正义忠诚勇敢智慧战胜无道邪恶懦弱愚蠢，启迪着小檀林的心灵。在“文革”中，其父亲不幸意外伤亡后，他在北大荒当兵团战士的月薪仅三十二元，扣除十二元伙食费后，每月还寄母亲二十元或十五元，上帮家里赡养七八十岁的祖母，下扶养四个弟弟妹妹，自己从中留下点滴零钱买处理的练习本自修写作，难能而可贵。当然也显示着他的某种精神与追求。我常想，以他的聪慧、刻苦与认真，他至少可以早早成为一个卓越的医生，或成为一个育人有方的武术教练的，可他却锲而不舍地走上了文学之路。

他发表出的十数部长篇小说《燕子李三》、《故都侠女》、《神拳传奇》、《海盜鲨鬼》、《圆明园春梦》、《圆明园秘闻》等，我都先读过手稿，给他提过尖锐不客气的意见。其中当然也包括他那部经过葛洛、孟伟哉同志终审过，而未能出书的，百万字写“文革”教育题材的《风华正茂——红卫兵之歌》。他的作品，常写的是一种真情，虽平淡而寓生活哲理的故事，甚至是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但绝不是试解什么口号和时髦一时的形式化的东西。所以作品发表在二十年至十几年前，今天读起来仍有新鲜感。其行文立字当中，蕴含着他自己的特点，他的家传医文化与风格。特别是当一个作家把文学创作植根于医文化这个胚基上，便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风格。而这种风格还不是局限在某一个狭窄的创作区域里，从北方写到南方，从现代写到唐代、清代，使读者在朴实、准确的字句中寻到了风趣等，不能不使人看出作者成名后的才能。我有时觉得读檀林的手稿更有味道，是不是我们过去在编辑其书时，常认为作者对医风韵、医风俗、医对症、医场景的气氛渲染游离主体故事呢？现在看来，减删了作品这部分文字，使那些故事蕴涵淡薄浅显了。特别是作者由此受到了指摘，常被列入“通俗”等论中。文章写得通俗易懂，那是

一种才能。故弄玄虚，言之无物，甚至讲叙不清，也是一种才能，但后者是不应提倡的。仅用通俗品评作品如何，也算是文坛的一个误区吧？此次出文集，作者尽可能的部分恢复了那些情节场景故事衬托，适合了今天读者的欣赏品味，应该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中国文坛出现养生文学，养生风格，也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人言，二十一世纪将是养生世纪，或医文化日臻成熟的世纪。在本世纪末推出檀林的文集，很有意思。而且，也不该让他的风格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埋没。

特别是出版社邀我为其书作序时，我进一步了解檀林近十年深居简出，昼伏夜作，一边用孙家医技义诊悬壶捣弄歧黄，一边把孙纪乾老先生口传心授的孙氏医案家学，用纪实文学手法披露展示出来，颇感振奋。

本来抽象费解广涵的医学，用文学手法体现，故事性地描述一千多首古方，一百零八种内外功法的修炼与纠偏，数千种的草药，至少是文学书架上从来没有过的新品种。把医学世家药王的家学变成广泛的普及学，不再一家独私，其意义怎么品评也不为过。这是时代的进步，观念的进步，也应是我国改革、开放、搞活之后，在国粹传统文化胎基上绽开的奇葩。

檀林，那个当年去人民文学出版社送稿件的小青年，走到出文集的今天，四十七八岁已是壮年人了。再到写出《药王新篇——孙思邈佛道药功法秘笈》的一步，他无疑正在走向成熟。我相信，有此一步，其所有文学作品，包括他已发表的数十万字的医论，都会在新书架上相得益彰的。我愿当年的青年人不断有发展地走下去，更愿他的所有作品会使更多的读者喜欢。我均殷切地期待着。

一九九八年元月八日

（本文作者系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的作家、编辑、编审，曾历任小说北组组长、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等，现已退休。）

目 录

我所熟悉的檀林·····	王鸿谟 (1)
--------------	---------

第一章 玉兰旅途遭劫·····	(1)
-----------------	-----

拖船的大汉从腰间抽出刀剑，大喊：“谢三保出来，不出来就叫你们这些狗男狗女喂王八去！”玉兰把额前的刘海儿一擦，掀开船舱的布帘儿，瞪眼斥道：“怎么，找不到会武艺的男人，就想杀我们母女吗？来，先杀了我再动孩子……”

第二章 三保泪别火宅·····	(11)
-----------------	------

寻仇的杀手放火烧着了谢三保家宅，面对腾空烈焰，三保看出这场火是无法救了，他既不救火也不抢搬东西，却望着烈火苦笑起来：“哈哈……”笑得家人毛骨悚然，心里发寒。有人心里说：“不好，二少爷神色失常，得了疼心疯了……”

第三章 仇家女，别样情·····	(22)
------------------	------

王蝉娟快人快语：“此次玉兰进京之日，就是你们夫妻缘分到头之时，你若有心，拦住尊夫人不进京是上上大吉，否则，即是生离死别……”三保似乎悟到了什么，顿有大祸将临之感……”

第四章 难言的隐情·····	(36)
----------------	------

灵柩到了。三保迎过去，躲开仪仗，去寻找玉兰的倩影。见到兄长双赐问道：“玉兰可在轿内？”双赐摇头道：“一言难尽，她已早进城两日了。”三保心里有说不出的失望，几乎晕倒……

第五章 京城遇险 (48)

三保进京变卖家传古物，竟被太监安总管派人追捕。情急中，三保跳窗潜入房中，却见两口棺材横在其中，使人倒吸一口凉气，但也只得掀开棺盖钻进去，气未喘匀，便听得“咣咣”的砸门声……

第六章 灵前密谋 (59)

三保迟迟不归，要银子的排成了队。双赐心中疑惑：莫不是三保卖了古玩，贪恋媳妇，到他他拉氏府里找玉兰去惹出了事儿，叫宗人府捉拿了？这么想着，他又出了一身冷汗……

第七章 痴情公子 (69)

荣禄紧盯着玉兰的脸，看得眼睛发直。玉兰一抬头，目光相撞，慌忙各自移开了视线……交谈中，玉兰差点儿说出我已是嫁人之妇了，猛然收口，着急地说：“我要能当武皇后，还缺少一帮能干的兄弟和武三思呢……”荣禄忙说：“只要兰表姐不嫌弃，我等兄弟愿辅佐主子，肝脑涂地，在所不惜……”

第八章 灵前失态 (79)

玉兰、玉梅两姐妹用素手帕捂着嘴，低声哭泣；那细腻如脂的眉眼，赛似桃花的粉腮，婀娜多姿的柳腰，叫叶牛录怦然心动。他几乎叫喊出来：“啊，好一对绝色佳人！”荣禄此时在一旁已忍无可忍……

第九章 一时生死两茫茫 (90)

三保做梦也想不到，此刻的舅老爷向荣正在发着临终悲鸣：“玉兰，远、远走高飞吧！凶、凶多吉少……”为向荣安排后事的家眷们更没有想到，此时的三保已经中了奸计，跌进了深深的陷阱……

第十章 大难又逢红颜知己…………… (110)

屋子里相当寂静。三保猛然感觉有一只温馨的手在轻按自己的额头。他一惊，不由睁开了眼睛，只见眼前是一张笑靥如花的脸庞，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事后，当三保跳上墙头，猛然回首时，却见一位姑娘呆呆地站在月色之中，啊，又是她！

第十一章 人比野兽险恶…………… (128)

三保这一退，分明是害怕的意思。那金钱豹“嗷”地一叫，跃起有两丈多高，直扑三保面门……险恶的又不止是野兽。三保还没死，叶牛录就打起了玉兰的主意：“……他们要识时务！把那门穷亲戚给我退了是上策，甭想找不自在！”

第十二章 玉兰弄巧…………… (147)

皇帝选妃，给叶牛录提供了发财和娶老婆的良机。谁家的父母舍不得女儿入宫服役，都得走叶牛录的关节。他要把两姐妹一个选进宫去，一个留给自己。而玉兰却将计就计，另有一番打算……日后的大喜大悲也就由此注下来！

第十三章 准备进宫候选…………… (158)

玉兰决心入宫候选，实指望白赚一套衣服，选不上再回来。但此一去前程未卜，姐妹俩搂抱到了一处，说不上是愁、是忧、是喜、是怒，只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仿佛她们已掉进了冰窖里，全没了希望……

第十四章 玉兰的心事…………… (168)

有家未归的三保正在路上进发，偏又遇了风险。未能与夫见上一面的玉兰只好进宫待选。太监命令姑娘们周身沐浴，发了脂粉和一套蓝色的旗装。姑娘们都明白，离最后的甄选不远了。玉兰躺在临窗的铺位上左思右想，心乱如麻，暗暗地下着狠心，绝不能为三

保丢了贞洁。实在无奈，只有一死报之了……

第十五章 夜审叶二癩子…………… (188)

闻知玉兰被叶牛录逼迫入宫，三保怒火中烧。他连夜进城，去取叶牛录的人头。进得叶牛录的房间，见仇人正一丝不挂地仰躺在炕上大睡，他把叶牛录用被单捆住，背到僻静处：“你知罪吗？你都干了些什么恶事儿，说！”叶牛录吓得肝胆俱裂……

第十六章 选妃盛典…………… (198)

待听到圣旨、懿旨宣下，恰似半天空又爆响了一个炸雷，玉兰昏厥了，一头栽倒在地上。安德海也吃了一惊，急忙站起了身，只见玉兰大襟上挂着白檀木牌子，他由鼻子里发出了一种轻蔑的声音：“嗯，又是她。待有了功夫，好好调教调教她！”

第十七章 宫里龌龊事…………… (210)

“……这个病，从上边往下传。先是传给宫女，又由宫女传到大太监，然后再由大太监传给没有病的宫女，就这样上上下下，弄得宫里没有几个干净的……”玉兰闻听老宫女所言，不由得毛骨悚然……

第十八章 谁是好汉…………… (220)

王蝉娟听完三保叙述，一拳砸在桌子上：“清廷与你有夺妻之恨，你还不肯同他刀枪相见吗？”三保心中怨恨，但真叫他反了，他又觉得，皇帝再不好，也是主子。主子要妻子当差，又算什么呢？王蝉娟见他不说痛快话，愤愤地说：“你可真是朝廷的忠心奴才啊！恐怕有一天你那老婆给皇上生了儿子，把她封为贵妃娘娘，你还要磕头呼万岁，谢主龙恩吧？”

第十九章 移花接木…………… (230)

蝉娟姑娘与谢三保一路艰险，生死相依，谁都关着永远不能向对方敞开的情怀。他他拉氏夫人倒有个移花接木之意，她想“二女嫁一”，但她可不是让蝉娟嫁给三保，那是谁呢？三保听罢，他的头上猛又爆响了一个炸雷！

第二十章 舍生夺女…………… (251)

听他一席话，气得三保七窍生烟，由此也产生了一股力量，他恨不得一步扑上去，把女儿抢到怀里。他咬呀切齿地说：“我真看透了你们。来吧，一个个上，三个一块儿上，全可以奉陪……！”

第二十一章 梦中真情…………… (270)

王蝉娟一进来，吓了三保一跳，她没有穿裙子，上身只穿一件半袖的紧身小衣裳，下身仅穿一条吊到小腿肚子的裤子，散着裤脚。加之脸上不施脂粉，酥胸半露，头发蓬松，俨如出水芙蓉一般。她将婉珍揽在怀中道：“珍珍离不开我，看你怎么办？”

第二十二章 佛堂当值…………… (280)

“……姐姐的身子已经叫先帝沾过了，又做过太监的菜妻，再给他，乱了伦，实属欺君，要下十八层地狱的……”蕊珠几乎乞求地说：“好妹妹，成全了姐姐吧……”玉兰的心软了……

第二十三章 肮脏的净土…………… (290)

玉兰绝望地挣扎，全无温存就范之意。皇上越发情急，喘吁吁地喝道：“爱卿见朕今日情急，存意调闹，惹恼了朕……”玉兰惊叫一声，跪了下去。皇上得意地哈哈一笑，再次扑了上去，为她宽衣解带……

第二十四章 蕊珠认主子…………… (303)

事已至此，玉兰索性顺手推舟，先讨个嫔妃做，也胜似当一辈

子难见天日的佛堂宫女。想到这儿，她便身不由己，宽衣解带，任蕊珠欣赏、夸赞自己的身体了……说话间一抬头，猛地发现一个男人走进了屋里，想躲闪已来不及了……

第二十五章 当绺缠裸体的时候…………… (314)

须臾功夫，她又被脱得一丝不挂了。一个宫女取过白绺，把她先从两腿起朝上裹缠起来。她们干得很熟练，又抬起玉兰并把她放到软舆上仰躺着。玉兰觉得软舆被抬起走了，她再次感到了悲哀，一种被世界完全抛弃的绝望感笼罩着心头……

第二十六章 玉兰得宠…………… (326)

突许身边嫔妃、秀女众多，何尝有玉兰这样才学出众的？他现在是越看玉兰越爱，心里几乎把她比作天降神女一般。此时此刻，玉兰假若乘机再跪下讨封，说不定他当下就可册封她为妃，再升一等的。

第二十七章 野情，就在身边发生…………… (336)

夜色正浓，三保觉出身旁有一种温馨的气息——轻微又急促的喘息。是谁？他伸手摸去，摸到的是细腻如脂的胸部和那颤动的心口窝。这是一个亚赛玉兰又不似玉兰的丰满而富有弹性的少女的胸口……他像被蝎子刺了一般缩回了手。蝉娟道：“我们被他们搬弄到一张大床上，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第二十八章 宫闱丑事…………… (348)

玉兰将一切看清楚了。这可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两个太监和一个宫女，是那么丑陋，那么恶心。她亲眼目睹了宫廷的污秽之事，心里更加厌恶皇宫里的一切。她再次绝望，真想一死了之。忽又牙一咬，心一狠：天不为我，我何为天？一种要报复的意念在心里翻腾……谁知道，这一夜是不是玉兰脱胎换骨，走向老谋深算的

转折呢？

第二十九章 皇太后的心事…………… (359)

“既做皇家的儿媳，大小总有个规矩。没有规律，岂有方圆呢？眼下大内无嗣，我想当奶奶，心里像着火。要是光打雷不下雨，扫了我的高兴，那我不揭了她的皮，就是给她施了天大的大恩了！你先自己思量着吧！”皇太后的训示在玉兰心里罩上了无穷无尽的阴霾，生龙子——“天啊，这由得了我吗？”

第三十章 大太监话“走影儿”…………… (369)

安德海又趴下磕了三个头：“兰主子，要是靠皇上，您这皇子是今生今世也生不出来的了，除非另有一想，去“走影儿”……乘您在此园中主持其内，买通门上的几个人，叫他们扮成女眷省亲，然后就那个，岂不是就成了？”这不是借种吗？玉兰听得臊红了脸儿，随后又吓黄了脸儿……

第三十一章 为了生出龙子…………… (390)

“我的兰主子，不是奴才忠心耿耿，岂肯把这大内绝不可言传的话儿说出来？如今万岁爷不在圆明园，天赐良机，要是万一错过这个村，再没有那个店，祸到临头，那皇太后先要您的脑袋，再要了您一家人的脑袋，您就不怕吗？”

第三十二章 仇人重逢圆明园…………… (409)

安德海、章玉湜均与三保有不共戴天之仇，几次追杀未成，这回竟亲手选他进宫“走影儿”，虽是为的讨好兰主子以巩固自己势力，到底心中不忿。三保扮太监进了圆明园，岂不是凶多吉少！

第三十三章 同治之夜…………… (419)

玉兰伸出玉手捂着他的嘴，羞怯怯像小姑娘一样：“为了让贱妾

死而无憾，请夫君海量宽宏，容我一次污浊，让我再尽一次为妻之道吧……”说着开始为三保宽衣解带。三保见她至悲至柔可怜巴巴的样子，心里也是一片柔情不能自己，欲拒不忍，相拥到了御床上……

第三十四章 春梦醒来是厮杀…………… (430)

一个大监用刀尖儿挑开了礼盒盖，狞笑着说：“那是一壶药酒，喝不下三口，你就上了西天冥路了。要不然，就一刀一刀零切了你，喂这湖水里的鱼虾。”祸到临头，三保倒镇静了许多。他装着害怕的模样，慢慢走向礼盒，低头把酒壶、酒杯存心哆嗦着手拿了起来……

第三十五章 女人男人皆是谜…………… (440)

三保端详着王蝉娟，心想，她这么热衷救玉兰出宫，又是为什么呢？女人啊，真是一个难测的谜啊！莫非她耐不住苦等、苦守自己，另有寄托？一想到蝉娟也许会成为别人的妻子，三保心里酸溜溜的，可要是娶她，眼前又总是闪出玉兰的情影。这也难舍，那也难舍，如何是好？

第三十六章 逃出圆明园…………… (452)

懿贵妃又是吃了一惊，心里猛地在想，皇上先逃了！无所不能的皇上也有今天！她在恐怖中又产生了一种快意。她扳着脸儿，想笑，又想骂几句才痛快。猛然间，她又想到自己初入京城时那担惊受怕的情景，在心里叹息：“匆匆十年来，两番逃难，这大概就是我的命了。”

第三十七章 懿贵妃的情和爱…………… (462)

没有人注意懿贵妃的眼神。此刻，他脸上已没有惊恐，而是热切关注的庄重。她把目光从三保身上，落到王蝉娟身上，最后凝聚在那个持短剑的少女身上。她的短剑是自己熟悉的心上人的剑，她

俏丽的脸儿，那矫健的身姿，像是自己，又胜似自己。她已经看明白了：她，我的珍珍，我的女儿啊！我身上的肉，娘对你朝思暮想啊！

第三十八章 一半严肃一半滑稽…………… (475)

说实话，复仇的刀枪先是怒向官军和仇人的，但最终却落在洋鬼子头上。那精血是自己的，末了却反倒成了人家的龙种。如果说前一半是历史的凝重，那后一半又是什么？是奇耻？是殊荣？谁也说不清楚。

打探消息的人回来说：“咸丰死了，新皇帝是个小孩子，不足十岁，是那个什么懿贵妃养的，听说年号全有了，就叫‘同治’……”

“同治！”三保蓦然醒过神来，我三保的儿子，他当了皇上，皇上！

后记…………… (493)

第一章 玉兰旅途遭劫

拖船的大汉从腰间抽出刀剑，大喊：“谢三保出来，不出来就叫你们这些狗男狗女喂王八去！”玉兰把额前的刘海儿一撩，掀开船舱的布帘儿，瞪眼斥道：“怎么，找不到会武艺的男人，就想杀我们母女吗？来，先杀了我再动孩子……”

“迎风走呵，弯着腰哟，

唉嘿——！

逆水行呵，绳勒肉哟，

唉嘿——！

望山山高，看水水长，

忍饥挨饿度光阴，

只盼有个太平年。

唉嘿……”

凄厉、高昂、悲惋的纤夫号子由运河岸上腾起，冲上乌蒙蒙的天空，掠向日渐浑黄的水面，鼓进人的耳膜。这声音，总有点搅人心肺的味道，触情而发，使叶赫那拉氏玉兰几乎凄然泪下。她不由得撩起船舱的门帘，向运河岸上凝视着：二十四个人个个光着脊梁，腰弯成了虾米样，在慢慢蠕动着。在太阳光下，光脊梁油乎乎一律呈着紫黑色光芒，活像抹着一层桐油漆。起初，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些人果真是没穿衣裳吗？她痴呆了片刻，才觉察自己一个女人瞅那光脊梁属于非礼，粉脸儿一红，急忙放下了门帘，并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船舱内的人。

船舱的前舱内，除她之外，还静静地坐着她的母亲、姨娘、妹妹、弟弟并两个丫环、两个奶妈一类的仆妇。她的小女儿婉珍则已

在船榻上睡着了，小鼻子的两翼一动一动的……

船舱里的人昏昏欲睡，没有一人注意到她在干什么。自从玉兰一行人弃岸登舟往京城进发那天起，刘氏夫人便带着她的大儿媳李如燕等人与她们分道而行了。刘夫人和他他拉氏约定：为不招风惹草，其他人一概打发回去，只是由刘双赐领四个老成可靠的家人护送他他拉氏一家并惠征的灵柩进京；等把惠征的灵柩安葬下土之后，找下妥贴的住处，刘氏娘俩再由双赐或三保护送着进京会亲去。

眼下，这只船的后舱便停着惠征的灵柩。棺木旁，坐着两个刘府的有些上了年岁的老家入。

紧跟着这只装灵柩的大船身后，是一只小小扁舟，舟中坐着刘双赐和舅老爷向荣，此船后艄坐着刘府的另两个家人。长途寂寞，无以排遣，在他们面前的小四方桌上，摆着两壶酒，四只杯子，两个小蒲包，蒲包里裹着花生豆和切碎的牛肉片儿。主仆四个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各自谈着自己认为有趣的见闻。因灵柩搬运不便，这一行人步子迟缓，向荣是在京中安排了一下，又返身来接的。

此时，两只船已离了山东境内，走上了直隶河北的水道。自从离开刘府后，一路上很安全，并没有什么人追赶纠缠厮杀。他们开始还提着心，吊着胆的，到此就逐渐把心放平稳了。其实，再防备也没有什么用，刘双赐、向荣岂是可以舞刀弄枪的人吗？就是四个家人会些武功，也是很平庸之辈，上不了大阵势的。他们想：“大概三保料事不差，武林中的强手讲究的是武德，是不屑和老弱病残妇人之辈动手的……”

船过德州境，奔了吴桥镇镇外，两岸村庄渐密，树林渐稀，人烟多了起来，岸边的垂柳下有两三间土坯房，一律用两块苇杆苦子或高粱杆苦子搭顶，再弄出个简陋的小凉棚出来。那用竹竿挑着红布条的，就是酒馆饭铺小客店。逆水行舟，天过晌午，大地蒸着回热，坐在船上的人不显什么难熬，纤夫们却是又累又乏。

蓦地，岸边呈现了一片柳树林，林下歇着不少挑夫脚客，也有两间挑着酒招子的草舍，倒是个歇脚的好去处。有船家回首对刘双